昭代典則

歷代典則卷十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以陳瑛爲左都御史〇復封周王於汴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〇二月以北平爲北京華都布按三司置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郭資雒僉爲行部尚書平安爲行都督僉事

北京行部設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其屬爲六曹清吏司

吏禮兵工曹郎中員外主事各一人戶刑曹各二人
改戶刑二部北平清吏司為北京清吏司以北平府為順
天府遣指揮朶兒只恍惚等書諭兒力赤可汗通好不報
○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為地
界三衛

朶顏福餘大寧三衛初為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時為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後魏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為朶顏福餘大寧三衛

[illegible]朔而以阿札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爲我[illegible]成祖靖難首朔大寧兵及名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乃移封寧王於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撤布與營諸衛於京府之境而以大寧地盡畀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朶顏最強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列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僅收縮譬之左臂癰腫則上谷孤子後背傴僂則盧龍單薄哽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咽背則陵寢警逼失計甚

矣。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以郁新爲戶部尚書

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大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浚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湖汐汐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

成平陸欲即闢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淤泥泛泛動盪

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

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

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

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

傍有范家港、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

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

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

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

夜經晝、爲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

洩、農田大利。

太白出昴北○五月上皇考妣號諡

皇考曰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皇妣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遼東都指揮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不即奏聞者，鎮守官以下，罪與永同。

瀋陽中屯衛軍唐順請開衛河轉運下廷臣議

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大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而距黃河陸路五十

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粮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甚是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命法司嚴責南陽鄧州官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厩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為民今反毒民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漏泄獄情誅

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

乞免於　上。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楚世子孟烷奏乞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不許

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勅諭曰。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大怒。秦府官屬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所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爲爾過。可不慮乎。其已之。

六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九月歷城侯盛庸暴卒

庸安撫山東。致仕千戶王欽上庸罪狀。欽即陞指揮同

知賞銀百兩左都御史陳瑛復劾庸口出怨言心[illegible]

國詐誅庸遂削庸爵暴卒

公十月遣靖安侯王忠安集北平○長興侯耿炳文暴卒

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用

丹韝 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爲此其速改炳文大懼

暴卒長子璿駙馬都尉建文帝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

死公主亦以憂卒仲子瓛先以都督保山海關嘗請楊

文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至是論死

以金忠爲兵部尚書○置三大營設總兵官

京城操練之法洪武時立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

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

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營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總兵官

十一月定武職新舊官襲替法

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為刑科給事中○賜鎮遠侯顧成鈔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illegible]

致殄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民養兵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敝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奬之

命郡縣考滿官於六科辦事各言所治郡縣事

初上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官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辦事俾各言所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　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況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

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革皆勿隱於今不言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李芳遠爲朝鮮國王○通政使趙彝引奏獻陣圖者斥之

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

勑解縉等修古今列女傳○十二月選天下殷實民徙居應天府實京師籍名富戶

甲申二年春正月賜進士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及第出

以行差

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百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

改封敷惠王允熈爲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祀○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日本屢寇濱海郡縣靖難後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縛致甑中烝死至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毋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來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日本餽 上喜厚賜

之

命六科給事中庶務失中直言無隱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强於巳敢言者强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諭吏部選官以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以國子監祭酒徐旭爲翰林院修撰

禮部言國子監祭酒徐旭對奏不謹當降 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

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
能脂韋依阿於外。况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
林修撰。
夏曰月簡東宮官。以蹇義兼詹事。解縉翰林學士兼右春
功大學士黃淮胡廣左右庶子。胡儼楊榮左右諭德。楊士
奇左中允○立世子高　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高燧爲
趙王
靖難兵起時。世子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
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文皇撫其
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
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

功高於庖從儲貳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眞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既靑州又怏怏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文皇不悅皇太子力觧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洞洪武將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

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文皇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顧解縉等曰

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爾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先是 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賑濟蘇湖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

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
爾卿往禮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
政也
秋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禮部請賀不許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絹絲進
獻請百官表賀上曰野蠶成繭使徧於山東之地亦不
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天下之民皆飽
暖而無飢寒方可爲朕賀也今且止之
八月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老撾軍民宣尉使刀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
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煃弟

也。曰煃恭遇天朝，率先歸順。 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暾立，亦止二年，子晩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晩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立晩之子顒，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後，皆其逆黨，顒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弑顒，而立顒子安，家然幼穉，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安，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查，爲大虞皇帝，紀元天聖，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飢餓困

阮萬妖一生，父之慶其勢且少息，稍稍閒行，艱難跋涉，
以遊老檛，然時老檛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
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偷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
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又
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覲天顏，伏念先臣受命
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
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弑逆，遂成篡奪，陳氏宗屬，橫被
殘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
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
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
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

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願見思憫　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　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自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竭真爲裨將洪武三十二年代竭真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父子弒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以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葅醢臣聞變逍逃轉入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憐抑無告近聞　皇上入涖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滅

此賊履險乘危得至坑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恩明府接送幸覩天日臣切惟奸臣黎季犛乃故經略使黎國髦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忝貴仕一旦得志遂成弑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𡊨僭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寃呼天叩地忠臣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干天聽願廣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與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臣得負弩矢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擒獲此賊剪除奸兇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竊效申包胥所為敢以死請伏望 陛下哀矜 上憫之命有司給衣食

九月暹羅番船漂泊海岸命導之去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卹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周王橚來朝獻騶虞

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

加楨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冬十月勑諭甘肅總兵官宗晟盡心邊務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勑晟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不許

戶部尚書郁新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上曰白象何

補貲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

勿聽。

命法司奉天征討官有罪論如律

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

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

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

其論如律

山西民請采五色石斥之

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用，

上曰，此佞覦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須災荒，百姓困苦未得

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二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急斥之。

十一月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士屯守。

鬼赤力馬哈木雖殺遣人貢馬。

是月鬼力赤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已而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而阿魯台寇灰濟村黄甫川如故。

十二月中官私役工匠，命錦衣衛執治之。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名府尹向寶等責

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使令之人汝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以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令臨邊衛所軍犯徒流者仍留原衛戍守

巡按山西御史張藹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從流罪者悉從與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近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等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安南遣使賀正旦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明盃初云陳氏已絶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絶得國今盃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弑主簒位縱虐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

禁錮李景隆

周王言李景隆建文時嘗至邸卽訊索賂群臣又劾景隆與弟增枝匿亡命命革爵沒其家下獄

乙酉三年春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選新進士就文淵閣進學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齎勅問安南胡查篡奪陳氏之故

二月行部尚書雒僉伏誅

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雒僉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於所部郡縣逼索財物遂並處死。

改黄福為北京行部尚書宋禮工部尚書。

左都御史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故改行部禮為工部時營北京取材川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文皇下勅嘉其勞績。

三月哈密安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

安克帖木兒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邸朝議哈密為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金印誥命玉帶文綺遣使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之。

保定侯孟善市馬開原○夏四月僉都御史俞士吉冊封
日本國王賜印誥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
六月詔革楚府鐵牌
湖廣都司言楚府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
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
之意
安南胡查遣使阮景眞隨御史李椅上表謝罪些陳天平
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齎勅諭胡查俱行○改江西道監察
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毋

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箴亡逼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為黎性頑狠，不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其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尋改為刑科給事中。

秋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命夏原吉還掌部事。(一)九月命設海外諸番朝貢館驛。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安。各置驛丞一員。

禮部尚書李至剛罷。改刑部尚書鄭賜爲禮部尚書。陞眞定知府呂震爲刑部尚書。○冬十月駙馬都尉梅殷暴卒。先是左都御史陳瑛劾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奸詛呪。幾得罪。至是殷入朝。雒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曰榮定。初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

文皇與公主書言與兵不得已令公主還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既歿公主率文皇表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哭曰爲公主跡踪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文皇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毋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

十二月安南胡查復遣阮景眞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還陳天平○勅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兵護行○命兵部榜諭北邊官民西番馬至必與好茶巡按御史采察以聞

丙戌四年春正月河南南陽皂君山盜起命豊城侯李彬

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

勑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也。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天下不可無孔子之道。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太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皇考之成憲是遵。今春時和。當躬詣太學。如皇考故事。稱朕崇儒重道治安天下之意。

賜進士林環等二百一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安南季
犛伏兵芹站弒其故主天平害我使人
黄中等以兵五千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查遣陪臣黄
晦卿等以廪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
平皆拜舞踴躍中間胡查不至何也晦卿曰屬有微疾
中道晦卿還促查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
壺漿相續於道中以為實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
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
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行人聶聰亦遇害
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
奏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

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上遂決意興師

書諭鬼力赤可汗通好復不報○夏四月命禮部遣使求遺書○勑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

勑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勑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再勑蜀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粮儲須預為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五月癸酉齊王榑

爲庶人安置廬州

齊王榑之國 上面諭曰無忘患難榑至國復驕縱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詛祝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囿築墻垣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珙曾名深等上變告榑匿其人城口 上賜書索之及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上封橚書示榑榑來朝面謝廷臣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誅此輩 上聞之益怒留榑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直等鹿道罪斥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器械群臣又以教授柴垣等不正救請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

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慰禮渥洽誠心温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奈王何況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慱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爲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召北京儒士武周文爲翰林侍講學士

名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翰林侍講學士以其老賜勅致仕　上諭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二三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説最得要領惟在虚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

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分道討安南

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大將軍總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叅將大將軍右叅將及清遠伯陳友統神機將軍程寛朱貴等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横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等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等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軍左叅將統都指揮陳濬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叅贊戎務行部尚書黄福

大理卿陳洽轉餉征交趾　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冐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

命平江伯陳瑄總理江淮衛轉運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帥舟師海運粮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粮一由海運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為海陸兼運也

以朱濟爲行部尚書○閏七月文武羣臣請建北京宮殿
九月設陜西甘肅苑馬寺○冬十月征夷大將軍總兵官
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川以張輔爲征夷大將軍
十月張輔兵渡坡壘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遂入鷄陵
關沐晟兵至白鶴江能卒以輔代之晟兵遂奪宣江進
次沱江輔兵渡沱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
西都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丸江
十二月既寧王元㷿暴卒
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丁亥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合兵破籌江柵○二月出解
縉爲廣西右叅議

上初寵縉信用賓賚與六卿等時儲位未定　上密詢
縉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　上
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　上曰已勑逾年册世子爲太
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淇丘福等
遂謗縉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縉
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
郡縣　上遂疎縉出爲廣西參議
命編直隸浙江諸郡私披剃爲僧者千八百人爲軍發戍
遼東甘肅○夏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五月張輔沐晟
追賊出奇羅海口擒黎倉及其父季犛檻送京師
輔晟敗賊於富良江賊走又定都督僉事柳升率舟師

追賊敗之。得賊船三百。賊遁入海。輔晟乘勝追之。升引
兵出奇羅海口。賊敗。卒王柴胡等七人。擒季犛。又李保
等十人。擒其子澄。又安南人武如卿等。擒偽大虞皇帝
蒼。太子芮。偽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貔等。俱檻送京師
六月置交阯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
福兼掌布按二司事
詔曰。朕祗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
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追遑。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日煃。
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賜鴻恩。封為安南王。
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比其賊臣黎季犛。子黎

共父皆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桀殺其國主戕其闔宗
罪被陪臣盡縱慘酷掊尅殺戮荼毒生民雞犬弗寧怨
聲載道狐疑狙伏凶黠狼貪詭異姓名爲胡一元子胡
查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求詭襲王封
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俾成奸譎之
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畏不爲自以爲聖傲於
三皇德高於五帝以文武爲不足法以周孔爲不足師
毀孟子爲盜儒謗程朱爲剽竊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
國號曰大虞竊紀年爲紹聖稱爲兩宮皇帝肖用朝廷
禮儀非惟恣横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上國併奉正朔受
頒曆而焚之招納逋逃陰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

兇暴之情益肆涵淹卵育存有國大之心鋒蝟介然莫之動從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陵遠州之七寨切朝廷之命吏供彼冢之歲令擄其女子以備宂餂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屬主伐其國以遂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遙受僞印冠服令其從已背朝廷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未終絕之特遣使臣曉以禍福啟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頑很愎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陳天平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來効款求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蔕即遣送歸國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

又殺使臣而奪之。群臣始請加兵致討。謂昔苗氏逆命，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傒蘇之旅。茲兇豎積惡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此而可紓，孰為懲戒。朕以五兵戢藏之日，正萬國乂安之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已。興言及此，甚然傷懷。志在卹民，豈忍窮武，寔不得已，告于神祖，並興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撲兇燄於方張，興陳氏於既絶，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騎以討之。特勅將士，其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悉宥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戰，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纔交，勢即

披靡我師輾之如權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擣其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師黎賊敗即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即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人等累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郡縣淪汚夷習于茲有年今幸遇洗掃攙搶剗除蕪穢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交趾都指揮使司交阯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廓清洊徼之妖氛變華遐邦之陋俗廣施一視之仁

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改大理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

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陳洽凡當授官必與張輔沐晟劉儁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勑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阯人才禮送赴京擢用○乙卯

皇后徐氏崩○秋八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蘇州太倉城

九月季犛蒼及其偽將相下獄赦澄芮等令有司衣食之

陞柴胡等苗撲僉事千戶

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獮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偕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獄主筆簽寓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

豫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豫父子不能對詔以季豫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初設按察司屯田僉事

十一月令內閣輔臣考滿勿改外任○永樂大典書成先是上諭翰林臣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觀廣韻玉篇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擇不廣記載太略爾等其如朕志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六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至是書成凡二萬

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賜名永樂大典上親
製序文
十二月撒馬兒罕頭目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撒馬兒罕漢罽賓也俗尚回回教洪武二十年國主帖
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貢駝馬自是表貢不絕二十
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招撒馬罕兒
至是頭目哈里令虎歹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
改安等禮科賜衣
賜徐輝祖長子釋迦保名欽令襲魏國公
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黃罪同宜
論欸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故赦輝祖今輝祖病

死中山王不可無後煇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
爵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愍諭居中都
戊子六年春二月定巡狩禮〇三月勅諭福建都布按三
司衛所府州縣官
皇帝勅諭福建都司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
縣所屬軍民衙門官吏軍民急於衣食又有趨事之勞
朕艱難不忘夙夜爾等受國家委任狥祿苟容下民
疾苦恬不經意互相壅蔽一毫不以上聞甚至貪官猾
吏假公營私剝民肥已恣其狠暴流毒無厭督責逋負
連及累歲鞭箠繫緊困迫難勝原爾等之罪死有餘辜
今且寬宥以勉將來其軍民衙門洪武三十五年以前

但有追徵未完稅粮諸色課程塩草贓罰等項一應係
官錢粮物件咸與蠲免以稱朕恤下之意如勑奉行
書諭虜酋本雅失里不報
是時鬼力赤衰虜中迎本雅失里北行故再遣鴻臚寺
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意言我皇考太祖於元氏
子孫存恤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
還爲可汗統率其衆承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
即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吉凶
二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賚俾於
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爲下人所惑從擁虛名
禍機在前有不暇顧亦惟爾所欲仍不報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蘇楊二府進栢檜花瑞皆切責之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瑞 上賜勑切責之蘇州楊州二府言檜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非有奏栢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夏四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六月交阯總兵官張輔沐晟等班師還京

交阯總兵官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于中軍都督府旗

軍人賜鈔五錠。己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命義等日爾同禮部即會議將士功次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諭平安南功進封張輔為英國公沐晟為黔國公柳升為安遠伯餘各爵級銀幣有差○禮部尚書鄭賜卒改呂震為禮部尚書以都御史劉觀為刑部尚書○楊榮丁母憂○翰林院學士王景卒

景在洪武中歷教諭知州陞山西參政坐事謫雲南[illegible]文中吏部尚書張紞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翰林侍[illegible]
上即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景對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忘故主者云

諭廷臣水旱修省擇賢守令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諭兵部東北諸胡留居快活自在二城欲去勿阻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

京師以南土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

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

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饑守

官勿阻之

秋八月交趾簡定反以沐晟爲征夷將軍劉儁參賛軍務

帥師討之○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夏勤民尤重巡省朕荷臨

天下祗率彝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

清寧萬民安業國家撫理必有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

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所經過去處悉亡一止燕王城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境外朝見非經過去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飲食供給之費皆已有備不煩於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科擾勞衆布告中外咸使知

聞

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浡泥國王麻那惹加加那來朝卒○十二月沐晟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尚書劉儁都督呂毅交趾參政劉昱死之○以英國公張輔充總兵官帥師討簡定○兀剌攻破鬼力赤阿魯台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己丑七年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夷

文皇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遯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帝去者文皇益疑大戮建文諸臣遣胡濙等巡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文帝安在時又傳建文帝在滇南胡濙以故在楚湖間最久後又傳建文帝蹈海去乃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因充冊封使封滿剌加國王西利八兒速剌爲滿剌加王

楊榮陛辭留北巡扈行○敕楊士奇輔皇子監國○賜皇太子聖學心法

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御

等試觀之。廣等暨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于此。因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向日朕問講官向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是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曰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勑瑺下錦衣衛獄。

谷王橞開金川門迎靖難兵。文皇即位。賜橞七奏。衛士

三百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三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爲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爲指揮使已而改封長沙既至國驕橫不遵游獵時忠誠伯茹瑺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左都御史陳瑛遂劾瑺違禮訓谷王又開門有功 上重違王意乃下瑺錦衣獄卒獄中穗益無忌憚矣

二月帝發京師〇三月帝至北京〇平安暴卒

平安力舉數百斤果勇善戰陳亨王真皆驍將並爲安所殺靈壁戰敗安就執靖難諸將皆喜或請殺安文皇惜其才勇釋縛簡鋭卒護送北平且令郭資善視之已而擢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至是大失

四集徐議進擊。否則墜虜計。福不從。又令虜尚書爲鄉導率衆直薄虜營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我兵深入福意銳欲乘虜卒遠力言虜示弱給我退則乘我進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炮以張軍聲勞困虜使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併力奮擊必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奈何不慮此王聰亦力阻福皆不從欲遣火真使虜詐求和解而率精騎刼虜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違命者斬即上馬先馳麾士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不數里虜伏四起奄至圍我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虜數百人聰戰歿遠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沒虜中

上聞敗大怒諭東宮明春朕且親征雪恥
楊榮還復命仍遣持節至亦集乃軍中封何福爲寧遠侯
冬十二月張輔獲簡定檻送京師伏誅
八月張輔敗賊于鹹子關九月又敗之于太平海口十
月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于清化十一月
獲簡定檻送至京師伏誅
庚寅八年春正月召張輔還命沐晟節制諸軍雲陽伯陳
旭副之討季擴○二月帝親征本雅失里皇長孫留守北
京夏原吉兼理行在部院事○三月大閱於鳴鑾戍○永
昌糧官叛總兵都督費瓛參贊軍務刑部尚書劉觀討平
之○夏五月帝追虜至于斡難河擊敗之本雅失里遁○

見安忽問曰安乃尙無恙安懼遂自經

誅趙王長史傾晟

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說多行不法　上聞之大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莊爲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

夏四月遣給事中郭驥諭本雅失里驥不屈死之○閏四月以方賓爲兵部尚書○五月作壽陵於昌平封其山爲天壽山置邊城調兵勘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

○封尾剌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賜之誥印○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叅將率師征本雅失里○甘肅總兵官何福奏虜脫脫不花來歸命楊榮至甘肅受降○八月征虜兵至臚朐河丘福等五將皆敗歿

丘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南遇虜遊兵與戰虜敗福遂乘勝渡河又獲虜問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問本雅失里今安在虜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兵來北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時諸軍未集衆皆曰此虜誘我不可信俟諸軍畢集進特[illegible]

六月阿魯台詐降逆戰敗走帝追擊大破之遂班師○秋七月帝至北京○八月寧遠侯何福暴卒

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羣臣交劾。上念福舊人有才略。曲赦之。已而有怨言。左都御史陳瑛又劾福懼自經死追奪侯。

長沙妖賊李法良反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冬十月賜皇長孫務本之訓

上以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大祖創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周王請祀太祖於國中。不許。

上聞周王欲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令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帝發北京。○十一月。帝至京師。○十二月。諭吏部。風憲官不得用吏。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耳目。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揀今風憲

更不得用吏。

交趾季擴遣使胡彥臣請降以爲交趾右布政使復反

辛卯九年春正月命張輔爲征虜副將軍會征夷將軍沐

晟討交趾季擴

勑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

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

二月勑戒秦王尚炳

勑戒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

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

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

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皆王不學之過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與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浚會通河

是年命禮與都督周長修復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淸三百八十五里置十五閘又浚黃河故道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以殺水勢又於寧陽築堽城埧過汶水盡入漕河又疏衛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四百五十七里於是漕洲[illegible]以大

設黜兒干都司置開原馬市○三月賜進士蕭時中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永樂七年己丑會試天下舉人取陳燧等八十四人以上巡北京未廷試至是臨軒親策賜蕭時中等各及第出身有差。

陳瑛有罪下獄死

初瑛受金錢爲異謀僉事湯宗上變告安置廣西及文皇即位召爲副都御史首根湯宗即置之於理陞左都御史有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實贊之旣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子皆宥之至是　上聞遂下獄死。

命兵部定軍士屯操之制

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之險夷以定守備之多寡險要留什之四朔州留十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為定制

夏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貢馬及方物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程復來見奏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茂為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鄉

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爲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倭寇浙江盤石○六月太監鄭和齎勅錫蘭國王亞烈若奈兒獻俘釋之○逮交趾右叅議解縉下錦衣獄縉出叅議廣西李至剛奏縉怨望故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會　上北征見東宮遂辭去高煦密疏言縉瞰上出塞輒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怒逮縉并至剛下獄。

秋七月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通政司請治建文時上書有干犯語者令勿聽

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

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
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
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
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
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
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請
治千戶擅發兵捕盜者令勿問
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内官奏千户不待朝命輙發
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

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蔓張民受害多矣閫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兗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嗣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十一月封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孫冠于華蓋殿○十二月遣使勅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

遣指揮木答哈阿升哥齎勅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朝守臣節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

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
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
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狡
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
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疋。姑贖前罪。不然發兵
誅叛。悔將難追。

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賢
能廉幹一人。聽吏部考驗擢用。所保非才。舉主連坐。○閏
十二月。阿魯台納款。請併女直吐蕃諸部。不許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
束。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

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具奸計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滿剌加國嗣王拜里迷蘇剌來朝

壬辰十年春正月諭吏部禁諸司造作雜務不許擅差守令正官○三月賜進士馬鐸等一百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六月勅戶部令郡縣及朝廷遣官不言民艱者逮下

勅戶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

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仍令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秋七月封錫蘭山國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苦奈兒還國

○兵部選韃官教民畜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牧今韃官閑居者多可選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教者無預

遣中官往詢在外諸司行事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

便問道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曩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令選直隸應天及北京山東等處民間勇健才藝子弟俾充皇太孫隨從

上謂兵部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九月尾刺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亦答里巴爲可汗○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蘇州嘉定縣寶山成

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清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敕賜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

十一月命楊榮經略甘肅軍務老的罕來降

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

上以榮曉暢軍施命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略

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

又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輙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

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

尚書宋禮始造淺船

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

楊徐兖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洮州衛鎮撫陳恭上言侍衛不宜外夷異類之人不用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

人不宜寘其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

患可爲明鑑。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優容之

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為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周新由鄉舉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恃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至陛前新抗言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 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為直鬼吾無憾矣 上尋悟其冤而惜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免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

勅有齊黃等遠親有告勿論

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於

是宮禁漸肅

二月帝巡幸北京皇太孫從行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

輔皇太子監國○始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

瓚爲左布政使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土民及設

都指揮使司鎭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

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勑鎭遠侯顧成

帥兵擒誅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

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鎭

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

夏五月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

時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喜命儒臣賦詩賜群臣宴及鈔帛有差。

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曹縣獻騶虞呂震奏稱上瑞請率群臣表賀 上曰前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矣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日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山東高密人溫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秋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

上巡北京勑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毋子金幣諭意先是阿魯台為兀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

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毋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漠北。

八月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叛寇邊○十二月張輔沐晟合兵敗賊于愛子江擒季擴檻送京師

甲午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二月以安遠侯柳升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襄城伯李隆豐城侯李彬遂安伯陳英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保定侯梁英都督譚清新寧侯譚忠領左右掖討瓦剌○三月設隆慶州永

安縣隸北京行部

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為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為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

帝發北京親征瓦剌皇太孫從行

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五月帝閱武於楊林戍○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車

駕至土剌河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戰大破走之皇太孫稱賀請還遂班師○戊午駐蹕三峰山和寧王阿魯台遣都督朶兒只昝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賚賞勞之○己巳車駕次黑山峪頒詔天下

詔曰朕祗承天命撫御華夷惟欲乂安咸得其所乜剌黠虜僻處窮荒與其醜類歲相讎殺敗亡喪沒存者無幾朕即位之初撫綏存恤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仗朝廷始得休息烏合爲群即復驕恣辜恩負德背逆信義擅自殺主輒殺使臣侵掠邊境犬豕豺狼貪欲無厭覬覦圖大朕不得已躬率六軍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賊兵來逆戰一鼓而敗之追至土剌河賊首答里巴

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不度德能掃境而來兵刃纔交如摧枯振朽追奔逐北獸獨禽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斬馘無算餘悉宵遁遂班師而還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遣其酋長率詣軍門來朝推誠待納以安反側招徠撫輯令回部落嗚呼奉行天威掃腥羶於絕域綏寧附順覃恩惠於遠人俾中國靡轉輸之勞庶邊場無烽燧之警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秋八月辛丑朔帝至北京○交趾陳季擴等伏誅○九月榜葛剌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賀不許○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　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上曰且宥士奇淮在獄中有省愆集溥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溥曰性命叵測無徒勞苦爲溥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冬十月江陰侯吳高以罪免爲民〇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〇降晉王濟熺爲庶人

十一月降晉王濟熺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于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將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

悚之哉。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等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外。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縉卒獄中

縉卒于獄復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縉結髮讀

□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夭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慨然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泛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潤略不屑苛細故而表裏洞達絶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之亦文辭者曰韜軼卒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兩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絶行草皆佳云

三月賜進士陳循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禮官

請祀大嶽山呼萬歲不許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阯〇五月命陳瑄開清江浦始爲支運罷海運

是年陳瑄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

深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隄内鑿渠亘四十里淮瀆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税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倉歲粮蘇州并山東兖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次河淺膠舟處濬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各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人行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

秋七月誅貪殘守令

皇帝勑諭内外諸司官員狀紙作不式命統承皇考

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庶謹
幹濟盡誠恐虔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闒茸無爲貪污壞
法酷害軍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
由朕之不明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灤州不才官吏
指以官辦爲由巧立名色以一斗百以十科萬所得贓
物各分入已民人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
敗露已該凌遲處死家産籍沒父母妻子發配今後諸
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贓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
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税糧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
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皆處以重罪。
九月昌平壽陵成○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冬十月吏

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及物產悉備

十一月麻林國進麒麟禮部請賀不許○兵部尚書陳洽上言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陰懷二心請兵征討上令遣使賚勑諭之○十二月定牧馬法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寺卿楊砥曰北京諭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

還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夏四月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不許

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呂震亦言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錦衣都指揮僉事紀綱伏誅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作北京西宮　九月老人星見勑諭文武羣臣免賀　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勑都督僉事

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初令監察御史巡鹽○冬

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詔羣臣議營建北京

是月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畜充溢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

聖斷勑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 上從之○

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以璽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採古名臣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賈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録以便觀覽是年十二月書成進覽刊布○

丁酉十五年春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二月廢谷王穗爲庶人

穗在長沙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日

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爲師尚父智信爲國老令公而成智信亦輒應之僞讖書以爲讖有十八云高皇帝十八子也陰傳播惑衆心製巧燈上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朝廷欲乘隙爲變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蹤跡益露長史虞廷綱屢諫不聽誣罪磔殺廷綱張與懼禍及己因奏事北京白其狀　上未信與過南京又啓太子曰臣冒死上聞上顧智信願陛下垂聽臆臣言他日得無連坐臣死不朽穗又遣劉信持所爲讖致書蜀王爲隱語曰德蒼將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亦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王爲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

燖因宣家日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
我宮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
告　上見蜀王疏嘆曰朕待橞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
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爲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
命中官持勑諭橞令橞追捕燖送罰橞不意從容至不
得已就徵至京入見　上以蜀王章示橞橞頓首自伏
死罪成國公朱勇等諸大臣廷劾橞曰罔辟官蔡漢殺
安長皆大義成戮陛下從念橞奈天憲何　上曰橞朕
弟朕且令諸王議之議至是楚王楨等各上議曰橞違祖
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　上曰諸王
奉大義國法固然吾寧生橞二月削橞及其子賦灼賦

爚為庶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無後

三月改封漢王高煦于樂安遂令之國

上巡北京高煦有異志陰蓄壯士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僭用天子車服挾私繫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逃深盜落　上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衣冠囚繫西華門內條其罪惡數十事且斥之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徙封樂安促即日行　上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命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六

月延北京都新宮殿　秋七月尾剌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　八月通政司上言歐寧人進金丹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二主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再欺人也

老人星再見勅文武群臣免賀　九月蘇祿國王巴都葛叭答剌來朝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　十一月以趙羾爲兵部尚書巡督塞上屯戍　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有樓閣龍鳳花卉之狀禮官請賀不許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安南黎利反鎮守總兵李彬遣兵討

之利敗走

黎利初從季擴爲金吾將軍已而來降令爲土巡檢張輔還京遂反自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賊衆范柳范晏等肆出刼掠李彬遣都督朱廣往勦之斬首六百級晏彬請就交趾戮晏以狥黎利遁去

陝西耀州民獻玄兎禮官請賀不許○三月賜進士李騏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初令民運○夏四月禮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國王源義遣使奉表謝罪○五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太學士胡廣卒廣進迎駕祝以希恩寵不經文

秋○六月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纂修天下郡縣志○遣工部侍郎周[illegible]巡江浙諸郡

洪陞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之不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洪至南京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善退即記之住將久陞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洪權詞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秋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金線島墩堡從之

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登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爲瀕海喉咽之地乞用石壘堡

築臺煙墩瞭望從之

老人星三見勑諭羣臣修職○冬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

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十二月申嚴貪禁

是月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諭之曰唐太宗惡官

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尅

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甞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

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

官吏必論如法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太嶽太和山

山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二十四澗明之最高者曰天

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聳遊氣下臨絶壑舊皆

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卽天柱峰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三十七頃幷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凡爲殿觀門廡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 上親製碑文以記

己亥十七年春三月爲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上閱載籍選有爲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之得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隲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

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　上皆製序冠之命
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
寮義父喪起復○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奴
於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秋九月神仙傳成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
神仙傳　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一月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朝鮮國王芳遠
請老命其子祹嗣王○十二月勑武臣修職務
上勑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
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
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醜虜僭

綱馴至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將戍部落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效命士卒奮勇翦清奸究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存者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士卒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緊

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阯御史黄宗載請嚴考府州縣官黜陟從之黄宗載言交阯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三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嚴核其廉汚能否上狀黜陟從之

庚子十八年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命安遠侯柳升率兵討之○柳升失律於卸石棚寨都督劉忠戰歿○山東都指揮衛青大破賊於安丘贅山衛指揮王貴復破賊於諸城賽兒遁山東平○三月柳升下詔獄尋釋之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鬭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閒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

董彦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戸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不獲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㻛斬之二馬攜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

賞為追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賊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呼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皇上諭諄諄指授方略升受命不恭不即就道勅諭以賊憑高阻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將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勢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

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 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媢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獄。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夏。五月。交阯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討賊黎利。戰歿○

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于獄中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

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阯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殺詭言卯銘已為蔡易所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鋪卒訴年老惟一子今為虎所噬蔡易為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側後有告潮州民匿谷庶人財貨不送官者上官併劾蔡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按鄭子聘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譖是則蔡易之謂矣

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九月北京宮殿成遣夏原吉齎勅召皇太子詣北京

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賫勅召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皇太子過滁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効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歩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旁拾草實者駐馬

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极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税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税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廪吾見　上當自奏也

罷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司分置行在六部〇定都北京除行在字稱京師改京師在應天府者稱南京〇十二月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卽令布政司發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赦天下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祗祭天地

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仁用洽好生之
德大赦天下。
華戶刑二部北京司增雲南貴州交趾三司）三月賜進
士曾鶴齡等二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庚子奉
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修省求言寬恤）勑萬壽聖節勿
賀以奉天等殿遇災也）勑禁誹訕
三殿災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
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於是言官劾
諸大臣。　上令言官大臣皆跪午門辯難遷都利害有
都御史王彰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夏原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

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琲問對如初。上悦盡釋言官大臣。

遣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禮部侍郎儀智致仕年八十矣○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分軍屯田從之○秋七月以叚民為山東左參政

山東妖賊唐賽兒遁。是時大索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叚民撫定綏輯曲為辯釋人情始安。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阿魯台數年生聚畜牧蕃息。遂兇悖桀驁。每朝使至輒慢侮或拘留苦之。時部落出沒塞下為寇。上嘗諭

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邊將檄聞

上遂議親征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詣利（十一月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繫拔獄兵部尚書方賓暴卒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上命大臣議親征北虜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什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繫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

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憸
邪誣罔 上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
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若惟以數征北虜之
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若憸邪未之見也 上怒由
是稍釋置不問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二月命英國公
張輔等議北征餽運
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
官三人隆平侯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
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愉都督張遠吳顯
都御史王彰侍郎張本伏伯安指揮十人郎中員外主

事五人驅運二十五人鎮遠侯興祖都督張安尚書趙
羾侍郎崔衍都指揮李德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
五人御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瑛遂安伯瑛
爲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藻先指揮十人郎中員
外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兵千人步兵
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
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
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三月阿魯台攻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　丁丑帝發
北京親征阿魯台　夏五月丁卯帝駐獨石大閱〇六月
丙戌朔車駕次威遠川阿魯台進攻萬全

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遥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車駕次殺胡原阿魯台此走遂旋師征兀良哈大破之

秋七月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閙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俘囚將欲無葬身

虜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欒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乃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選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文武羣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是夜召諸將諭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爲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翦此虜諸將曰然簡部騎二萬分五道上授方略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聞我師來必西走吾邀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

庚午　上率精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驅輜重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卒逆戰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虜欲突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　上乘高望虜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人兵出其左十餘里令甲士持神機銃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畜馳突而左　上麾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銃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團結甚堅走且疾　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

畜焚其輜重詞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有虜千

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

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凡

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戊戌次玻瓈谷諸

將捋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

口俟上

九月乙卯朔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

官上表賀平胡○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下錦

衣獄尋釋之○冬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

可汗

癸卯二十一年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五月

常山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指揮孟賢等伏誅

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與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　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名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黄儼江保等亦見疏斥儼等日譏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因偽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　上注意高燧以誣誘外人由是賢等逐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

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潜謀進結貴近圖洗宮中進毒藥於上俟上晏駕即以兵刼內庫兵仗符寳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謀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發以御寳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以密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 上覽僞謀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懼不能言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爾 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所[illegible]當並寘其極典 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

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漏網。遂下錦衣衛研治，盡併其黨悉誅之。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降虜來言阿魯台將犯邊，復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哨，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禮部左侍郎胡濙進太嶽太和山祥瑞，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

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考皇妣，下為天下生民祈，豈可作為已。且濙德宗[illegible]

敢特此為祥其勿賀

八月帝大閱遂發京師○冬十月車駕次萬全虜酋也先土干來降封為忠勇王遂班師

七月降胡言阿魯台將入寇　上又出塞征之八月次萬全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右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順寧王之子歡所敗掠去人畜無算部落潰散無統若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不暇敢南向耶　上以二人為正千戶有先鋒陳懋至飲馬河北遇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其妻子部落來歸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遂班師

十一月帝還京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逮朝覲官下錦衣獄尋釋之

阿魯台寇大同○三月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戊寅帝大閱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為前鋒從征阿魯台

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逆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况下人乎忠曰如邊境荼毒何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

兵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閱北征。上諭諸將曰爲君者夫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一視同仁咸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爲讎侵擾邊疆毒害黎庶違天負恩危如絲髮當聽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與舊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能奮勇成功高爵重賞其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汝其懋哉

夏四月詔皇太子監國車駕發京師○五月大名府濬縣

蝗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士廉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甲申遣中官伯力歌齎勅諭虜中部落

上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皷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

紅崖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
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
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聞者以天人之怒羣
率師討之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噍
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
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
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俾與恩賚毋懷
二三以貽後悔

六月庚寅駐答蘭納木兒河諸將奏虜久遁遂班師
庚午師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
諜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

餘孽吾多欸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荅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慮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為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而露濕者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丁亥次武平鎮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除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

同日諭自今凡有歸降者宜加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丙申次渭平鎮即元之極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爲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困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令分兵迎之六月丙午次翠玉峰敕巫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與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朕佇俟焉癸丑次金沙濼陳懋等得胡馬九匹

來進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勑懋等益加防愼不可怠忽戊午次玉沙泉 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己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者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到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蹤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其遁已久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

金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聞。必其遁久矣。癸亥陳懋得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邙山。咸無所遇。以粮盡故還。於是張輔等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召。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等諭曰非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降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就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鏟虜穴。破虜衆。寒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林。偷生窮漠。陛下天

地大德寧盡殺之那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嬴
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
上悅命亟班師
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榆木川
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
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
八月中矣　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
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
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
託　上喜賜榮等羊酒而退戊子上次雙流濼以旋師
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

[illegible][illegible]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　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訃皇太子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駕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喪皇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

下未幾作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
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皇太子即取付太孫曰
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又當歸汝汝就留之皇太子
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
議何由興八月巳酉以鵰鶚皇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六
軍號痛聲徹天地辛亥入居慶闓文武百官縗服哭迎
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
智殿加斂納梓宮冬葬長陵○上文武全材寬嚴兼濟
規模濶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識間不行用兵應變機
筭如神臨事閑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
指揮各稱任使將術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

掖郡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審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卻祥瑞貴飭禮文經略微寒訓飭子孫一遵謨言敦睦宗族保全功臣收交南罷海運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儒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為王者三十餘國長築遠底從都北平是貽孫奕子久大之基也

八月丁巳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洪熙大赦天下

（　）出夏原吉黃淮楊溥於獄原吉復戶部尚書淮陞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溥陞翰林學士（　）放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初文皇視信解縉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

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然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文皇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東宮因問縉。進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非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故其後卒遭禍而其子

制為中書舍人

九月上皇考妣諡號

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

皇帝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命減析薪司賦褒之半

士奇聞析薪司賦褒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

至八十餘萬入將冬之將寒蹇義夏原吉參事未退 上

望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

言恩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以賦聚八十萬為何以堪

上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亦以為多然此是

急遽中答之不審致審即命減其半

命歷事監生還監進學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令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銜次授官　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卒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癘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卒業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于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

也而天下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承[illegible]
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
多勵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召尚書黄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福以尚書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安輯
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一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
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
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獠欣附中官馬騏怙恩
肆害福數裁抑騏騏誣福有異志文皇察其妄曰此君
子不容於小人不問仁廟即位名福還曰卿老成人久
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

攜走送號泣不忍別。

加褒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
上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俱賜繩愆糾繆圖
書○親製楊士奇等五臣誥詞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夏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
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
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
臣等其敢不勉。

太常少卿周納爲交阯知府

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阯所屬知府納永樂中[illegible]
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
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命翰林院緩考歲貢
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楊士奇等諭
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
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
緩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庶
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冬十月令三法司會內閣府
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重囚○選東宮官以安遠侯柳升

爲太子少傅成山侯王通陽城侯薛祿並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爲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夏原吉爲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李慶爲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並兼詹事曾棨王英左右春坊大學士黃宗載詹事府丞○立妃張氏爲皇后皇太孫瞻基爲皇太子○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族

上勑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交趾黎利復反〇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

先是大理寺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楊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數奏爲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容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爲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爲卿士奇獨進奏事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導之言今冒居卿位愆懼不安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悔亦念及此因問時習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交趾按察使

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〇名內官馬騏還京

騏還未幾尋矯旨下內閣書勅復往交阯。閞辦金銀珠
香內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曩在交
阯荼毒官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
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進蹇義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左都御史劉觀太
子少保改吳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純刑部尚書○
郭資進太子太師致仕
上選東宮官以郭資兼太子賓客。尚書蹇義夏原吉力
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上曰先帝初舉義兵切
軍需粮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甚得資力。
今出危履安乃遂棄之吾誠不忍問士奇曰資為人如

何對曰資孫穀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流於下。上問其故。對曰。詔勑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無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爲所格。上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户部尚書致仕。

十二月加楊榮工部尚書。作觀天臺於禁中○徙封韓恭王於平涼。罷朝覲方面郡縣官畜馬之令

兵部尚書李慶言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毎員給一

馬俾畜正官給牡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寺歲課其
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群臣商略可否楊士奇曰
朝廷以禮徵士上者授方面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
畜馬以蘇民是責民而賤官矣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
抱才德者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廢產
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
世誠非佳事會陝西按察使陳智上言畜馬風憲受制
上謂士奇曰爾就擬此草勑止散馬士奇曰馬已有領
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
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
馬給邊軍操用

諭戸部令天下衛所不許擅差屯軍

上諭戸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廼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旣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按軍國之事備邊爲急備邊之務兵食爲先屯田之要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樂閒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强不煩轉運而餉租之詔無歲無之廼後來屯田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蓋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况營私漁利者日滋其

說乎

書都布按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十二月。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

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

於武英殿南廊。時一觀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

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

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吏部兵部。其

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

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罷游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賜勑獎諭大學士楊榮

初文皇班師疾作損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惶惶莫知所措密召榮約孜入幕中榮等循古制用衣衾殯殮或有欲以他事寫勑用寶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即稱勑賓天而稱矯罪非輕乃令中官以先帝

崩逝日月，幷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榮初抵京。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遂降勑獎諭之。

大理寺少卿弋謙以言事免朝參。止令坐司視事。○是年

師逵爲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